

朱明銳 追求成功感 掌舵「造星」

台長才下火線又上戰場

由出任新城知訊台台長，經歷風雨搖曳、動盪不安的時刻，到現在轉戰到「理想天映」做CEO，負責「造星」、開拓大中華音樂市場，眼前的朱明銳豁達地說：「到了這個年紀，有什麼風浪未見過？」攀過了一個高峰，現在再下一城，他直言不會怕辛苦，亦很享受工作，「做事無非是追求成功感，我是一個很開放的人，現在嘗試一個新的方向，希望別人能夠聽一些好音樂。」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、焯玲 場地提供：銅鑼灣HMV

從前是台長，現在是經理人，朱明銳笑指兩份工作是完全不同，「現在角色互換了」。從前是別人介紹人給他認識，現在則需要和不同的媒體打好關係。朋友知銳哥轉做音樂製作人、經理人後都會說：「以前人求你，如今你求人，你頂得順咩？」銳哥很從容地表示的確有些障礙，但沒有太大問題，應能夠調節好心態，相信沒有什麼過不了的關口。若果你是有誠意推介，而且音樂是高質素的，別人是願意聽的。

在電台工作已有十多年個頭，這位服務新城多年的台長笑言自己恍如「大管家」，總算管得掂個家。「過去十四年差不多每年都放不了十日假，因每天都要想盡法寶，節目要推陳出新，對年輕同事要做心理輔導，對自己的表現也尚滿意吧。」

電台高層實為「大管家」

在別人眼裡，尊貴的「台長」想必是高高在上吧，朱明銳卻表示若在20年前，一台之長確實很了不起，因為市場太大，媒體太少。但2000年後則不同了，香港很多公司都緊縮，經營變得較困難，境況也自然不同。「可能我以太勤力吧，事無巨細都會管理，上至構思節目，下至日常簽名。還有個DJ有疑難雜症就入房找我開解和聊天，別人笑稱我似看病的醫生，真的是要當下屬的『心理醫生』，有需要時亦給予援手。」

在2016年初，朱明銳離開了工作多年的新城，他表示看到自己總算已經闖了一個高峰，而且亦到了退休的年齡，便打算讓自己稍作休息。「本來打算先讓自己休息半年，但有朋友向我介紹現在的公司，公司的理念和我相似。自己很活躍，人就是停不下來，亦很喜歡工作，希望能嘗試一些新的製作，製作一些好的



離任在即，朱明銳與眾DJ舉V合照。資料圖片

音樂，隨後便加盟了現職的公司。」問及哪一份工作更有挑戰性，他直言兩份工作的性質很不同，現在擔任經理人，工作相對沒有當台長時那般忙碌，但目光卻要更銳利，因為自己要為藝人尋找一些合適的工作，讓他們有進步的空間。他笑指以前電台頒獎禮時常聽歌手多謝經理人、唱片公司高層，感覺不大，現在開始希望將來自己的藝人在成功後能感謝自己，因為一個鼓勵、一份認同是很重要的。見他客串電影，問他是否有意兼顧幕前？他則說自己更為享受幕後的工作，未來亦會專注經理人的工作。

欣賞胡琳獨特風格

談及公司旗下的力捧歌手胡琳，朱明銳直言甚欣賞她。他與胡琳相識近十年，紐約式的現代爵士樂是胡琳一貫的風格。「我覺得胡琳一個女孩子，對自己的音樂如此堅持，亦不靠排開上位，因此一直都有給予空間支持她。」胡琳的音樂是獨樹一幟的，即使當年Hi-Fi碟仍未大行其道，她卻堅持自己的音樂風格。他亦表示身邊人知道公司有意和胡琳簽約，均給予十分正面的評價。堅持、優雅、不好出風頭，也許就是一直在音樂創作上默默耕耘的胡琳所給予別人的印象吧。「公司既會尊重胡琳一貫的音樂風格，也會積極



朱明銳笑指已見慣人生風浪。

胡琳加盟理想天映，朱明銳贈花環。資料圖片

開拓更多渠道，讓她有更多新的嘗試。」

積極開拓內地市場

除了在香港發展外，朱明銳表示亦積極為胡琳開拓內地市場。他不諱言現在香港歌手要北上發展並不容易，因為競爭太大，而且內地不同城市亦有其規矩，的確需要一步步來。但所幸胡琳的音樂風格獨特，內地鮮有這種風格的音樂，因此冀能在內地音樂市場中找一席位。「我們會保持胡琳的風格，會繼續用爵士樂的特質。她玩的是節奏怨曲，很有黑人的味道。」問及最先會主打哪些城市？朱明銳表示自己較熟悉的是廣州，而公司老闆則較熟悉湖南長沙，還有上海、台北也會嘗試。他又指出現在內地經濟起飛，亦開始追求生活品味，只是現在內地的歌迷尚未認識胡琳。其實胡琳亦有自身的優勢，因為她小時候在內地

Profile

朱明銳的前半生可謂與電台分不開，中學畢業後第一份工就是到商台做控制員，因當時商台員工不多，有機會跟俞琇工作，他視對方為事業前輩。之後他加盟新城電台出任營運總監，後來更兩度成為台長，在新城默默耕耘至今年2月才離巢。



訪問期間朱明銳巧遇新晉樂隊即為他們加油！

長大，普通話很流利；又在紐約住了七八年，英文也很好，唱起英文歌時特別有感覺。「我們有信心把她推廣到內地，開拓市場，她既有唱功，外形亦很優雅。」原來胡琳除了喜愛唱歌外，也喜歡演戲，本身在紐約學過演出，也有演過話劇，最近她亦跟黃秋生上了三個星期的速成班。因此除了音樂上的發展，也希望她能夠參與一些歌劇的演出。朱明銳亦表示公司未來想做一些歌劇，現正密切接觸一些好的劇本，他指出歌劇無論在香港還是內地都有市場空間，因此希望有機會參與歌劇的演出。

困難中的另一出路

在科技發達的年代，唱片業經歷寒冬時期已是不爭的事實，朱明銳亦表示，現在網上下載歌曲快捷方便，的確會影響實體碟的銷情，能買到一萬多張已很了不起。但有時很奇怪，當市場走到一個極端，便會衍生其他產品，例如現在的高端產品黑膠碟。雖然黑膠碟的製造成本較高，但音質亦較好，而且這種懷舊產品對年輕人來說是很新鮮的。現在購買黑膠碟的人的年齡群主要集中在四五歲，因為他們有經濟條件，以前亦接觸過黑膠碟，現在重拾那種懷舊的感覺也很過癮。而現在他希望能夠吸納更多的年輕人，讓他們也接觸黑膠碟。雖然唱片業的確是受到嚴重打擊，但只要眼光，也許能夠絕處逢生。

手機發展一日千里，朱明銳表示傳統媒體也無可避免地要轉型。「電視台、電台、報紙雜誌都要轉型，要變成一個平台，不能再發展單一方向，要變成立體的多元化媒體。」他又舉例指出正如現在報紙也有Apps輔助。現在的媒體最重要是能給予客人一個自由的選擇，畢竟新一代人是在新媒體的環境中長大的，若果能給客人自由度，便能吸引客人。

在訪談過程中，朱明銳流露出自信、樂觀的態度，也許正是因為他積極正面又停不下來，驅使他又再勇闖另一高峰，他和胡琳的合作想必為樂壇帶來一番新的衝擊。

Dirty Paper 改變風格的「生活備忘」

幽默展示青春生活，戲謔自嘲荒誕日常，二人藝術組合 Dirty Paper 現正以「你在煩惱什麼」為主題舉辦展覽，六組共四十多件藝術作品的創作概念皆源於生活，類型跨越繪畫、裝置、雕塑等多種媒介。對 Dirty Paper 來說，這次展覽既是蛰伏三年的沉澱之作，也是繼《學校》系列後的一次風格轉變的嘗試。

「你在煩惱什麼」是K11 Art Foundation主辦的「既遠且近」系列的第二個展覽，即日起於中環皇后大道中18號新世界大廈2期8樓chi art space 展至9月8日。策展人潘蔚然表示：「Dirty Paper 在展覽中珍而重之地仔細記錄他們所面對的生活情境，探索平實日常生活的結構。對觀眾而言，這些由別人製作的『生活備忘』或者令人感覺遙遠而疏離，但正是這種距離，或許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切身生活的狀態。他們的風格很清晰，這次的展覽標題和作品 caption 我都讓他們手寫，希望可以盡可能延續這種風格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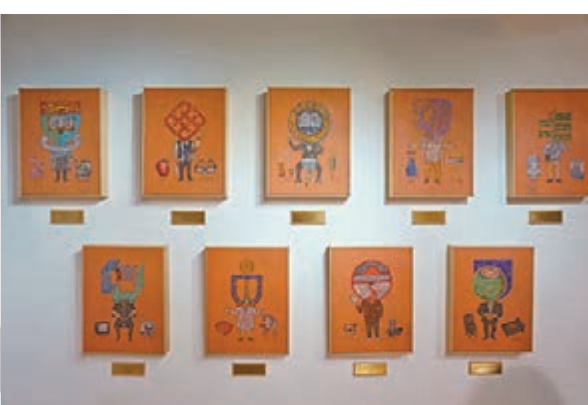
以「逃避」啟發新創作

展覽中，Dirty Paper 以天馬行空的創意及細膩的筆觸



《池邊遊人》局部作品。主辦方提供

反思各種日常生活現象，譜成一首首「狂想曲」。例如在作品《青春期待你》中，他們寫實而細緻地展示青春男女身體及器官的成長及變化，表達在「自然的呼喚」中各種的身不由己，以及平實的生活底下的躁動不安。在《不獲取錄》中，則將香港九間大專院校的不同



《不獲取錄》中9間大專院校學系被擬人化創作。張岳悅攝

學系擬人化，戲謔修讀各個學科所需的時間長短及經年累月的付出。另外，《一秒朋友》以一系列「古老」裝置及實物工具，例如電話簿、日期印等，叫人對比及反思facebook上結交朋友的過程與由來。

而其中 Dirty Paper 最喜歡，也是探索新風格的嘗試作品是《泳池》系列，阿強說：「三年前的展覽『回憶』被視作是《學校》系列的一個總結，之後開始思考還有什麼新話題可以講？不如暫時放下創作，做下commission的工作，參加一些group show，嘗試經歷不同的事，再認真體驗下生活。」原來《泳池》作品的誕生也源於這種對在轉頭位直面創作時的「逃避」——去年剛學會游泳的阿立開始多出入公共泳池，浸在水中的他放下電話和網絡，暫別日常瑣碎事和創作轉頭，思路變得特別清晰，便開始留意身邊或游泳或曬太陽的人們，甚至開始潛入水底數泳池內的階梯，從BB池數到大人池，一個人數不過來便叫上阿強一起數，又或者在水中純粹思考泳池建造的過程、階梯的排列方式、形狀和顏色的分別……「這種觀察使我們了解到未知的事物，轉念想到不如將逃避的過程畫出來。」

藉作品反思身份認同

二人藝術組合 Dirty Paper 由陳惠立（阿立）和丘國強（阿強）於2010年組成，兩人原是設計學院主修視覺傳意設計的同學，畢業後分開再相聚，二人笑稱



「你在煩惱什麼」展覽現場。主辦方提供

「Dirty Paper」這個組合名來源於紙上的塗鴉，「我們經常將一張環保紙傳來傳去，用鉛筆在上面畫畫，最終將紙弄得很『污糟』，或者說這張紙上充滿了我們『污糟』的思想。就像有人覺得我們畫中的人物很醜陋，但在我們眼中這些人都好靚好有趣，這也是他們原本的樣子。而我們至今都會採取這樣將紙傳來傳去的作畫方式，畫各自擅長的部分，我喜歡觀察表情所以多畫人的頭部和面部表情；阿強多留意別人的動作，手腳部分都是由他完成。」阿立說。

初期為何想到以學校做創作題材？阿強答道：「我們差不多有20年的時間是在讀書上，以20歲歲的年紀來說已經佔了很大比例，所以很自然想到用它來做題材。我們中學時都不喜歡讀書，中學時精力不會全部投入在學知識上，而是會更多關注身邊的人和事，對考試制度的看法，以及上堂時對不同科目所用物件的印象。」從之前的《學校》到今天的《不獲取錄》，Dirty Paper 探討的始終是「身份認同」的話題，他續說：「社會中大家始終介意彼此的出身，畢業學校的名字和banding變成了身份的象征，就好像當別人知道我們是畫畫的，第一反應就是問我們畢業於哪所藝術院校。我們藉作品回應外界的聲音，告訴他們其實沒有讀過arts，但也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，藉此反思出身是不是真的重要到可以決定一切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

《泳池》系列作品是阿立(左)和阿強探索新風格的嘗試。張岳悅攝